



15.4.1965.
本期出八版

新加坡哇燕街八號五樓
8-D, Wayang Street, S'pore

電話 7 5 3 7 1
7 9 3 9 0
TEL 7 9 3 8 1

非賣品
For Members Only

Printed and Published by See Ewe Bean Press, Singapore.

消除分歧 共同對敵

今年四月間，社陣中央組織委員會，在一個大會上，散發了一篇題為「退出馬來西亞」——一個錯誤的口號的文章。在較后出版的第120期陣綫報上，也曾刊載這篇文章。社陣領導，在這篇文章里，對於全星左派工團聯絡秘書處提出的「解散大馬、退出大馬」的當前鬥爭口號，作了初步的評價，提出了一些反對意見和批評。

我們不只深感遺憾 而且深感痛心！

星加坡社陣，是由林清祥、方水雙等工運領袖及其他領袖共同締造出來的左派政黨。它是在人民行動黨已經背叛了人民的利益，人民鬥爭得來的果實隨時有被奪取失去的嚴重時刻出現的。它是在星加坡反殖運動面臨着繼續開展下去，還是就此被取消的關鍵性時刻出現的。作為工人階級的組織，我們深深地敬愛我們的領袖，也深深地擁護這個政黨。正如廣大人民對社陣寄以深切的厚望，我們對社陣也寄以深切的厚望。我們這顆拳拳之心，加深了我們對社陣的熱愛，加深了我們對社陣的關懷。每當社陣在鬥爭中取得了又一次輝煌勝利，為人民作出了又一番重大貢獻時，我們總是第一個表示最大的歡欣和最大的鼓舞。每當社陣遭受反動派橫蠻無理的鎮壓，面臨挫折時，我們總是第一個義憤填胸挺身聲援。眼見着社陣由意見分歧走向組織分裂時，我們感到痛心。眼見着社陣由分裂回復團結時，我們感到高興。我們總以為，恢復團結之后的社陣，必然會給反動派以更大的打擊，為人民作出更大

的貢獻。這正是我們左派運動團結一致，全力對敵的大好時刻，我們在期待着！但是，我們千料萬料，料不到我們會成為社陣領導公開指名指責的對象。我們也千料萬料，料不到左派運動又再一次面臨意見分歧，而內部分歧又再一次地被公開暴露在敵人面前。這是自社陣成立以來，社陣領導公開指責左派工會主張的首次！我們不只深感遺憾，而且深感痛心！

為什麼我們應該被 自己的同志咒罵

我們在痛心的心情下，拜讀了社陣領導的文章。我們驚訝於這篇文章內容上不盡不實地方之多，更驚訝於這篇文章批評態度的欠友善。對敵狠，待友善。這是我們處理敵我關係的原則。我們很願意，社陣領導的文章不是現在的這個樣子，而是一篇確立「對敵狠、待友善」原則的典範的批評文章。我們百思莫解，為什麼我們應該被自己的同志，咒罵為「欺詐」、「機會主義的號召」、「服務於英殖民主義者的利益」、「鼓勵人民對帝國主義者產生幻想」、「幫助帝國主義奴役人民」。

.....
由于這篇文章已經被公開地發表，被廣泛地散發，文章中的一些不盡不實的地方，在一部分幹部之間，廣泛地流傳，我們不得不在這里作一些澄清和說明。

割裂口號望文生義 是講衆取寵的手法

(1) 「解散大馬，退出大馬」是一個統一的、完整的口號。這是根據 SATU 所確立下來的工作綱領，根據傳統的「敢於鬥爭、善於鬥爭」的鬥爭路線，在新情況下，作出了分析、研究后的總結。因此，「改變左翼歷史性的目標口號」的大帽子，是扣不到我們的頭上來的。全星工團聯絡秘書處和其他一些工會，曾經就當前局勢的發展作出了分析和總結。為了方便廣大幹部的研究，我們隨手錄下這些文章的篇名：全星工團聯絡秘書處為陣綫報 1965 年新年特刊所寫的文章，題為：「左派工運面對的挑戰和迫切任務」；全星工團聯絡秘書處為工業工友聯合會新年特刊所寫的文章，題為：「馬來西亞的局勢和我們的任務」；全星工團聯絡秘書處「三八」節專文，題為：「星洲人民應走的道路：解散大馬、退出大馬」；廠商工友聯合會補充和理解這口號內容的專論文章，題為：「為反對帝國主義，解散大馬，奮勇前進」；等等。這只是一些（轉入第七版）



帝國主義走向窮途末路



雖然美、英帝國主義在東南亞大勢已去，它們仍然不甘於失敗。它們狼狽爲奸、一唱一和，一面繼續強化軍事、加緊侵略，賴在印度支那、馬來亞、新加坡和北加里曼丹不走，一面虛談『和平』，企圖軟化和麻痹人民的斗志，解除自己的困境。總之，它們還是要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一直到滅亡，這就是它們的規律。

今天東南亞的民族民主力量與和平力量的發展，已經形成一股攻勢凌厲，百折不回的強大的革命風暴。儘管帝國主義及其傀儡費盡心機，竭力阻擋着這股風暴的挺進，可是，到頭來他們仍然逃脫不了被掃掉的命運。現代東南亞歷史發展的進程，正在日益顯著地証明這一點。

爲所欲爲橫行霸道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全面地支配、控制和統治着整個東南亞。當時，荷蘭、法國、英國和美國等帝國主義國家，全面統治和瓜分了整個東南亞的印支半島、馬來半島、印度尼西亞群島和菲律賓等廣大地區。它們的統治，從軍事、政治、文化到經濟，既全面又徹底。它們爲所欲爲、橫行霸道，一次又一次地鎮壓人民的反殖鬥爭。那時候，這些「宗主國」的名字，就像一塊金字招牌，往往可以拿到各處去嚇唬人、迷惑人。

四面楚歌落魄窮途

可是，曾幾何時，帝國主義的得意時代已經過去了。東南亞人民掀起的波瀾壯闊的反殖鬥爭，戳穿了帝國主義紙老虎的面貌，並且使它們遭受到身敗名裂的懲罰。帝國主義從一個昔日耀武揚威、不可一世的蓋世霸王變成一只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荷蘭給英勇的印尼人民打走了，法國也給英勇的越南人民打走了，剩下還賴着不走的英國和美國，正在過

着到處挨打，進退失據的窮困的日子。一連串不利它們的事情更多出現了：隨着緬甸、柬埔寨和印尼取得國家的獨立和自主，越南北方出現了一個強盛的社會主義政權，越南南方和寮國的民族解放戰爭一再地給予美國侵略者以最沉重的打擊，其他地區，反帝反殖的鬥爭也在不斷地擴展和提高。實際上，美、英帝國主義再也找不到一塊穩固的立足點了。更壞的事情是：形勢還會向美、英帝國主義的願望反面發展下去。東南亞民族的新興力量還會更加壯大，東南亞的革命風暴還會更加挺進，美、英侵略者還會更加陷入戰火燎原，四面受敵之中，它們落魄窮途的處境，已經註定了。

不肯自動

+++++

退出東南亞

+++++

然而帝國主義是侵略成性，本性不改的。它們雖然不斷遭受挫敗，却還是不肯知趣地自動退出東南亞。它們受挫愈大，就變得愈兇惡，它們被打擊得愈慘重，就愈加瘋狂。現在，美、英帝國主義公開出兵東南亞，公開進行戰爭挑釁，進行侵略戰爭，進行鎮壓民族解放的

丑惡戰爭。從越南、寮國、泰國到馬來亞、北加里曼丹，都佈滿了它們的大軍和戰爭物資。它們使用了除核武器外，一切屠殺性能最爲巨大的現代化武器（如各型飛機、軍艦、坦克、毒氣、火箭、電動地雷等）來作戰，它們開支了最大筆的經費來維持傀儡政權和軍事獨裁。它們確是兇惡極了。

在政治上日趨虛弱

+++++

但是，它們並沒有因爲變得更加兇惡而壯大起來，相反，是越來越虛弱了。不信請看：美帝國主義在越南是窮兇極惡了，但是它還是一敗再敗，敗了又敗，越戰越敗，一蹶不振，這就是最現實的証明。美國和英國的一切對東南亞的掠奪計劃和侵略計劃，都不能隨心所欲的實現。美國對寮國，柬埔寨和印尼的控制和侵略陰謀都遭到失敗，英國強硬併吞的馬來西亞，也變成一個不倫不類，岌岌可危的丑怪物。它們雖然越來越強化軍事，可是它們的活動範圍却越來越縮小，它們培養代理人的工作越來越艱難，它們的內部，特別是東南亞公約軍事併湊集團，也在相互傾軋

（轉入第三版）

(接第二版)

，四分五裂，它們不得不竭力利用聯合國來干預本地區的內部事務，總之，它們也自覺得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了。可見，軍事上的兇惡，絲毫也挽救不了它們在政治上日趨虛弱。

英美帝國主義 還是要搞亂

雖然美、英帝國主義在東南亞大勢已去，它們仍然不甘於失敗。它們狼狽為奸、一唱一和，一面繼續強化軍事、加緊侵略，賴在印度支那、馬來亞、新加坡和北加里曼丹不走，一面虛談「和平」，企圖軟化和麻痹人民的斗志，解除自己的困境。總之，它們還是要搞亂、搞亂，失敗，再搞亂，再失敗，一直到滅亡，這就是它們的規律。

東南亞地區 人民的公敵

美帝國主義是帝國主義集團中最強大的頭子，因此它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它又是英帝國在東南亞的大伙伴，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在東南亞的命運，就是一切帝國主義在東南亞的命運。今天，它是印度支那人民最兇惡的敵人，也是英國的馬來西亞的維護者，因此，它成為東南亞人民的公敵。打倒這個人民公敵，打倒這個帝國主義頭子，便也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目前美帝國主義在越南遭到前所未有的最慘重的打擊，雖然變得窮兇極惡，却是更加虛弱了。因為它的掙扎是絕望的掙扎，是垂死的掙扎，是勢窮力竭、孤立無援的掙扎。它的徹底失敗已經是定局。它在越南侵略搞亂到掙扎而失去作用的過程，正是它由兇惡而虛弱到崩潰敗退的過程。由於美國在越南的命運，就是帝國主義在東南亞的命運，因此它在越南的失敗過程，也反映了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在東南亞整個區域敗退的必然歷程。



可笑的法律

3月20日，武區的幹事和學員決定訪問樟宜十條石合成米粉廠的罷工工友。我們巴區幾個幹事，也事先到達合成。

一個工友和我們說：「我們的老板，請了很多新工，替他工作，故意要打擊我們罷工的工友。」

另外一個揮嘴說：「那些人真是沒有良心，我們罷工，他們要到廠內工作，打破我們的飯碗！」

話還沒有說完，外面傳來一陣隆隆的響聲，一個女工友高興到大聲喊起來：「有人來了！」有些工友被嚇了一跳，以為什麼來了，再問她，她說是有工會的人來。罷工的工友都很高興的，有的趕快去搬桌子，搬椅子，有的馬上去買咖啡和茶來迎接武區的朋友。

來自武區的體格健強、精神飽滿的小伙子，到了合成罷工站，看到工廠打開門，大家在廠的門口站了一下子，還可把廠的老板嚇壞了，馬上就去叫了一些「狗腿」和警察來保護他，好像發生了什麼大事情一樣，弄到整個場面都轟動起來。在一剎那間，四面八方的村民都湧上來，以為發生了什麼事情。

帝國主義 只有絕路一條

東南亞人民反帝反殖鬥爭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不論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在那一塊陸地立足，都要遭受挨打，都要陷入包圍；不論它們要戰要和，是兇惡是乞憐，東南亞的反帝反殖鬥爭還是會繼續進行下去，還是要毫不留情的堅決的擊退它們。一句話，等着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只有絕路一條。

(一九六五年四月十日)

但我們還是不管一切，很有秩序地進行我們的歡迎會。警察來到，看我們不會怎樣，而且大家很和氣的交談着，只好走來走去。

剛好那天新馬電機廠的工友，也是在進行着罷工，我們邀請他們的代表反映他們的情況給我們知道，正當大家聽的很有趣，警察走近我們的場地干涉我們。因此，當晚發生了一個可笑的法律故事。

真是一個可笑的法律，這個法律在世界上是找不到的。當那位工友代表在談話的時候，警長走近來喊道：「噢！請你出來！」又問道：「你是不是這裡的工友？你懂不懂法律？你為什麼要站起講話？」一個工友就反駁他：「今晚我們是來訪問這裡罷工的工友，我們並沒有做不對的事，你是不是不允許我們來訪問罷工的工友？」

警長沒有話說，要挽回面子，只好自己製造些法律說：「你站起來講話是犯法的！」我們問道：「站起來不可以，坐下來可以嗎？」「坐下來是可以的，可是說話不可太大聲！」他這麼回答。

這真是一個可笑的法律，鎮壓人民的組織還不夠，還想把人民的嘴巴封閉，連我們人民站着說話都會犯法，真是豈有此理，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這真是強盜頭的黑暗社會，吃人不見血。我們一定要反對這個不合理的社會，一定要把它推翻，我們百姓才能得到翻身和自由。

● 巴區：小 楊 ●



買鞋要尺寸

★旁觀者★

批評也要尺寸

有一則古代寓言，這樣流傳着：

有一個人，他在家裏先量下了自己腳板的尺寸，然後匆匆忙忙地趕向市集，購買鞋子。到了市集後，他才發覺「尺寸」被遺忘在家裏。於是，他只好轉身回去拿。當他拿了「尺寸」，再趕到市集時，賣鞋子的早已收檔了。

聽過，讀過這則古代寓言的人，總不免要在心裏發笑。

「何必尺寸呢，自己的腳就是最好的尺寸！」

的確，有一類買鞋子的人，是不喜歡「尺寸」的。他們總是用自己的腳來當「尺寸」，不論他們是為自己，還是為別人買鞋子。這類人往往津津樂道為自己買的鞋子舒適、合穿，却一點也沒有想到替別人買的鞋子寬腳、不合用。

和這類買鞋子的人同型的，有一類批評家。他們也

是不喜歡「尺寸」的。

「何必用尺寸呢，自己就是最好的尺寸！」

這類批評家，總是把自己的喜怒，列為評價的最好清規，把自己的愛好，作成衡量的最嚴戒律。凡是破壞清規，觸怒自己的，都是「反動」的言論；凡是違背戒律，不是同好的，都是「背叛」的行為。

像不喜歡尺寸的買鞋子的人，往往替別人買下了不

合穿的鞋子一樣，這一類不要尺寸的批評家，他們替別人替黑暗作宣傳的宏論，也往往成為吹毛求疵的實證。他們都在走着違反客觀「尺寸」的共同道路，因此，他們也就犯着給人民帶來損失的共同錯誤。

買鞋要尺寸，批評也要尺寸。買鞋的尺寸，須符合實際需要鞋子的人的腳板。批評的尺寸，則要符合客觀的群眾利益的原則。不以實際需要鞋子的人的腳板當「尺寸」，買的鞋子必然不合穿。不以客觀的群眾利益作「尺寸」，批評的偉論自然要成為損害人民利益的贗扯。

聽過，讀過古人買鞋的寓言的人，總不免要在心裏發笑。但，發笑之後，可以想一想！

奴才的辯解

（蒂凡那三月廿二日的聲明）

限制馬棉織品輸入英



不，不，不，
他不再是主要的壞蛋，
雖然他把經濟危機的惡

果

轉嫁在你們的身上。
囑囑，先生，讓我靜靜
告訴你：
他是 MY DEAR MASTER

不，不，不，
他不再是主要的壞蛋，
雖然他們對你們的棉織

品

採取了歧視的手段。
囑囑，先生，讓我澄清
一點：
這是你們自尊的滅亡！

不，不，不，
他不再是主要的壞蛋，
雖然他統治你們
吮盡了你們的血和汗

囑囑，先生，讓我提醒
你：

因為「獵狗」的存在
還是先讓英國獅子吃
了你！

不，不，不，……
囑囑，先生，不要反駁

我的 BOYCOTT 不過是
撒嬌！

——●小針●——



工業戰綫上

近兩星期來，工業戰綫的鬥爭熱烈非常，森林有限公司，錦昌肥皂廠和水建築有限公司等案糾紛，都已達到高潮的頂點。在和這些公司進行談判時，我會一直想辦法尋求途徑，以使事情獲得和解，表現得非常非常有耐心和容忍。雖然工友們施壓力，要工會和資方攤牌，公開予以回敬，我會還是設法制止自己的會員。但是，這些公司和老板們，却以為這是工會的「示弱」，在談判中，老是採取一種不現實的進攻和頑固的態度。

由於資方迷信於這種「拳頭主義」，我會沒有其他途徑可循下，只好以工業行動來表示工友們的感受和情緒。現在，要和解，還是要確實嘗試一下工友們的力量，這是資方方面的事情。如果資方願意嘗試一下工友們的力量，那末，我們不得不警告資方，一旦工友們的怒火爆發，資方是必須負起全責的。

錦昌廠工友罷工 反擊資方關廠行動

在錦昌肥皂廠的糾紛上，我會先是和資方談判二宗要求：一是有關1963年花紅問題，一是有關津貼一名被開除工友的問題。前者，是由於資方破壞合約所造成；后者，是由於資方破壞勞工法令所規定的法律上的義務所造成。當這二宗要求的談判還在進行中時，資方便藉故進一步開除8名工友，包括3名我會幹事。我會向資方論理，資方却聲稱，這是由於經濟原因的裁員，而不是開除。但是，如果是裁員，必須要有冗員情況存在，而且必須在裁員之前先和我會商討。因此，我會要求資方先收回被開除的8名工友，然后再進行有關裁員的談判。但是，資方一味的頑固，要求我會接受被開除的8名工友，當作裁員看待。裁員的原則是「后進先出」，因此，資方這種作為是完全

荒謬的。

資方固執地拒絕考慮情理，而且還拒絕工友進廠工作，使事態進一步惡化。現在，工廠大門已閉上，不允許我會會員進入。這是公司的「關廠」行動。

由於資方採取固執的、不現實的態度，連在勞工部挽回局面的最后一分鐘努力，也告失敗。在沒有其他選擇的情況下，工友們只好被迫用罷工來反擊資方的行動。

森林有限公司 十年服務—— 個半月津貼，這 是野蠻剝削！

森林有限公司，最近，關閉了一個部門，造成了一名服務達10年的女工被裁。這名長期以來，為公司誠實服務的女工，公司却只給2個月的工資，以代替通知。這是法律上的規定，而不是津貼。因此，我會要求公司另外再給予這名女工以三個月的工作，作為她10年的誠實服務的津貼。可是，公司却只應允另給一個月的工資而已。雙方在這方面的談判無進展，問題於是被呈交勞工部。在此，資方突然聲稱，這名女工的10年誠實服務，只值一個半月的工資。資方這種態度，如果不是對勞力的野蠻剝削，那末，這又是什麼呢？

過去和現在，在大多數的糾紛中，每服務一年至少

都給以一個半月的津貼。這就是說，我會目前的這個要求，是完全合情合理的。雖然如此，我會還是準備和資方在一個半月和三個月津貼之間尋求一點，以使事情獲得解決。可是，資方寧願頑固到底，橫蠻無理地把這名女工的10年誠實服務當作只值一個半月的工資，再也毫無價值。

像森林有限公司這樣的本地企業，在大眾鋼鐵廠、另地產業和其他行業中，擁有大量的金融利益，却採取這樣的態度，有點像是要花最小的成本，榨取最大的勞力。

我會只好重新檢討和公司的和諧關係。

水建築公司工友 獲10巴仙的加薪

我會和水建築有限公司，談判已經在勞工部達致協議，並且在4月2日簽署了一份合約。

但是，這項解決得來不易，因為資方採取一種無理的、不現實的態度。資方在談判時拂袖而去，在我會和工友們面前發出挑戰。我會馬上接受這項挑戰，吩咐工友進行怠工。兩天後，資方便屈服了，而要求馬上進行談判。對於要向工會和工友力量挑戰的資方，這是一個難忘的教訓。

現在，合約已經簽署，自1965年2月13日起，我會會員們獲得10巴仙的加薪。

此外，在勞工賠償法令規定下，我會會員如若受傷，在第一個7天里，每天可得3元，並且每看一次醫生，可得1元5角的車馬費。在通常的病況下，每看一次

(轉入第六版)

又一暴力罪行！

(小坡區幹事被警方無理扣留和毆打)

本月三日(星期六)晚十時半，我會小坡區第二站的許多幹事，在結束了一天的活動之後，紛紛準備前往樟宜合成米粉廠罷工場所過夜。有些幹事把工會的會訊、書籍、睡衣和牙刷等用具也帶了去。

全部幹事分成幾批出發，我們這一批六個人，上了一輛“霸王車”，沿着樟宜路前進；車飛快地駛到勿洛的三叉路口，就被攔住，馬路中放置着一個POLICE STOP的牌子，周圍站着許多荷槍實彈的警察。一位臉孔兇惡的警察看見車內有幾位年青人，就顯得非常懷疑，又看見我們包袱裝滿一大

堆東西，當他發現里面有些陣線報和其他工團的會報時，便不由分說地把我們拖下車，帶進加東警察署。

來了幾十個政治部人員，問話便是這樣開始的：

「這麼晚了，你們要去樟宜做什麼？是不是要坐船到印尼去受訓？」

訪問罷工工友，竟被指為到印尼去受訓。

當晚，四位男幹事和一位女幹事被扣留在警察署。在被問話的過程中，一位女幹事被警方人員指手划腳地講些不三不四的話，加以嘲弄和侮辱；那位男幹事被令脫去上衣，遭受幾位政治部人員殘無人道的輪流毆打，以致重傷。這位男幹事還受到這樣的威脅：「你要講不講？不講的話，在這里用槍打死你都沒有知道！」

五位幹事被無理扣留和殘酷虐待了一整晚，直到第二天早上才被釋放。

本區工委會爲了這事件，在五日(星期一)晚，召開全區的幹事大會，表達對暴力罪行的憤激情緒，出席當晚大會的人數近百名。會上除了無辜受害者敘述被無理扣留和遭受慘無人道的毆打外，尚有總會代表及區代表講話。最後，大會在“團結就是力量”的歌聲中通過議決案，強烈譴責反動政府這種無理扣留和暴力毆打的罪行；大會表達了本區全體幹事和學員對無辜受害者的萬分關懷；大會呼吁本區全體幹事和學員，隨時提高警惕，嚴防反動政權對工人階級基本人權的侵犯，及加緊學習，做好思想準備，繼續爲工人階級的偉大事業奮鬥到底！(小坡記者報導)

(接第五版)

醫生，每名工友可得2元車馬費。其他的利益也獲得改善。

新加坡石廠 談判進展緩慢

我會和新加坡石廠的談判進展緩慢。經過許多次會議後，雖然我會調整了工友的要求，以便達至和解，但是，資方還是一口拒絕。

資方應該不願看到水壩築所發生的事情在其廠內重演，因此，我會得警告資方，別把我會和工友的容忍當作軟弱。如果資方要嘗試，那末，我會和工友們，將會以比水壩築公司更強的行動來予以同敬。

我會相信，在產生工作上的麻煩之前，資方是會改變它的反態的。

——洪開國—— 開除工友又不 談判——很無理

最近，洪開國公司的，起沙部全體工友被集體解僱，這是因爲資方購買一架起重機，以代替服務十二年的工友的工作。資方始則不給分文津貼，而且拒絕與工會談判。由於資方採取不出席談判的頑固態度，勞工部調

解的努力，也宣告失敗。

資方在工會提出事實而顯得理虧的情況下，只答應給與管公司服務了十二年的工友以60元到100元的津貼。這顯然還是毫無誠意解決問題。

工會不能容忍資方這樣的野蠻剝削的行爲和頑固不化的態度，把案件交到勞工法庭，向資方追算公共假期、有薪年假和津貼金共5430元。勞工法庭訂於五月七日正式審理。

慕倫有限公司 辭退兩名工友 合約重新檢討

我會在去年十月間，與慕倫有限公司簽訂了一份爲期四個月的協議書。此協議書是於公司營業深受星印貿易斷絕後的影響，面對停止生產的情況下簽訂的。協議內容是：“資方保證每位工友每月應有十天的工作日；此協議期滿後，再作進一步檢討”。這是我會整體資方處境的一項重大讓步。

三月十九日，公司來函辭退兩名工友，理由是三天缺工。無疑，資方此舉是不負責任的。我會就此事與資方談判，並檢討於三月份已屆期的協議書。本會向資方建議如下：

(一) 保證給予全體工友每月有十五天的工作日，若不足此數，應以工資補足之。

(二) 收回兩位被開除的工友。

(三) 凡未經雙方同意之任何廠規，不得用來對付工友。

此項談判還在繼續中。

其他的談判

我會和馬來亞樹膠糖廠、蔡再生石廠、新加坡洗衣廠、馬來亞南洛工業有限公司和蔡泉隆等的談判，正在進行中。

馬來西亞友乃德機器廠，資方已經接受我會的邀請，談判即將舉行。

我會已向亞洲機器廠提出一些要求，以便雙方進行談判。

(接第一版)

主要的文章。任何想要知道和了解全星工團聯絡秘書處提出的當前鬥爭口號的具體分析和觀點，就先得閱讀這些文章。

我們不得不指出，把「解散大馬、退出大馬」這個統一、完整的口號，與它所包含的內容加以割裂，這只是採取籠統的手法，並不是這口號內容的本意。

這口號不是我們 生硬製造出來的

(2) 「解散大馬、退出大馬」的鬥爭口號，並不是我們生硬製造出來的，而是早已流傳在廣大幹部之間的。全星工團聯絡秘書處，只不過集中意見，加以系統地分析和闡述。

遠在今年初，社陣的一些支部就曾出現一些要求解散大馬、退出大馬的口號標語。而且一路來，社陣領導在口頭上、文字上、決議上，一直延用着「解散大馬」的字眼。下面便是隨手舉來的例子：陣綫報文章「新加坡人民何去何從」一文寫道：「要解決當前的問題，根本的辦法就是解散馬來西亞，給予北婆人民自決，同時歸還星洲人民平等公民權利，恢復一切基本民主自由權利，和釋放所有政治被拘者。」（陣綫報第208期）社陣紀念二、二大會通過的決議說：「本大會要求聯盟和行動黨政府即刻解散馬來西亞，尊重四邦人民自決的民主權利，釋放所有反殖愛國戰士，恢復人民言論、出版、結社和集會等自由；否則，聯盟和行動黨得負起一切嚴重後果。」（陣綫報第112期）社陣第二屆代表大會通過決議說：「……本大會提出：(1)解散馬來西亞；(2)……」在社陣某支部的「三八」特刊上，也曾刊載過闡述這個鬥爭口號的文章。該特刊的編者，在按語中，給予佳評。值得注意的是，這篇文章刊登的日期，和全星工團聯絡秘書處正式提出這個鬥爭口號的日期，

是一致的。

既然社陣領導，一路來，就是這麼說，這麼寫，為什麼我們只是把意見集中起來，加以系統地分析和闡述，就應該遭受這樣深惡痛絕的咒罵，就應該被扣上這樣罪孽深重的罪名？

社陣領導的暗示—— 事實又是怎樣的？

(3) 社陣領導在文章中暗示，全星工團聯絡秘書處在提出這口號之前，是沒有經過「充分討論和協商一致」的。事實是這樣：遠在今年初，全星工團聯絡秘書處的負責同志，就多次向當時的社陣領導同志表示，由於局勢發展的迅速和變化，應該及時地對當前局勢作出分析和總結。在為工團友聯合會新年特刊所寫的文章中，也寫得明明白白：「現在，一方面，是因為聯衆有了被大馬危害的切身經驗；另一方面，是因為星洲在大馬中被欺被侮辱的本質已昭然若揭，聯衆都在思索星洲應該何去何從的問題。所以，我們應該掌握時機，進一步探討什麼是星洲人民應走的正確道路，並廣泛地在聯衆中宣傳這種主張、貫徹這條道路。」但是，我們的多次表示，並沒有取得應有的反應。或許由於當時社陣領導同志，把全部心力放在李紹祖醫生歸黨的問題上，對於我們的意見，不置可否。即使在「三八」特刊發表之後，社陣領導同志表示有意見的時候，我們還是願意在求同存異的原則下，不提這個鬥爭口號的字眼，而各作自己的分析。但是，社陣領導同志却在某個場合大會上公開指責於前，又非要求我們公開發聲聲明，承認錯誤，收回口號不可於後。社陣領導的這個要求，不論在社陣黨史上，還是在星加坡左派工運史上，都是空前的！

如果說，這個鬥爭口號的提出，事先並未和李紹祖醫生「充分討論和協商一致」，這是事實。但是，同樣是事實的是：當時，李紹祖

醫生還處在黨外。我們怎麼能夠把當時的社陣領導擱在一邊，而只去和李紹祖醫生「充分討論和協商一致」呢？

我們不是爭地盤 我們不是搶先鋒

(4) 有人說：「你們爭地盤，你們搶先鋒。」不，同志們，我們都是左派，我們用不着像右派那樣，處處爭地盤，搶先鋒。作為工人階級的組織，我們有權利，也有義務，代表工人階級的意志和願望，表達我們自己的主張和觀點。我們今天所做所為，不過是如此而已。我們所闡述的主張和觀點，是可以批評的，應該批評的。但是，由於我們還有着一個共同的敵人在，因此，我們要求對我們的批評應該從團結對敵的原則出發。我們認為，我們這樣的態度，這樣的要求，並不過份，更不狂妄。

我們不得不在這里花費筆墨和時間來澄清，這究竟是一項親痛仇快的事情。我們真誠的希望，這是我們的第一次澄清，也是我們最后一次澄清。

消除分歧共同對敵

我們目前和社陣領導的分歧，是暫時的。我們和社陣領導之間，有着千言萬語是共同的，只有片言隻語是不同的。我們都有着共同的敵人，都有着共同的鬥爭目標，都在共同地為人民服務。一路來，我們都是緊密團結在一起的。我們之間的團結一致，是流水、是青山，世界上還有什麼東西的生命會比它們永恒？我們深信，我們之間的意見是可以完全一致一致的。目前的分歧，只是小小的意見分歧，是可以消除的，暫時的分歧，如果不能消除，也應該是可以在求同存異的原則下獲得解決的。一切反動派都在暗自高興，幻想着我們之間的分歧會發展到使我們之間的團結破裂的地步。我們深信，一切反動派的幻想，終究要和他們自身一起毀滅。

團結萬歲！

處理勞資糾紛委員會

裁員

工作研究

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罪惡

我們最大的神聖任務，就是為今天的社會尋求一項政治上的解決方案。因為在今天的社會里，工人是沒有公平合理的機會。我們依然處在一個「人吃人」的社會里！

在目前的社會制度下，裁員，是工會所面對的最尖銳，也是最棘手問題之一。為了充份瞭解為什麼裁員問題在今天是勞資糾紛中最常見的問題之一，我們得研究目前的社會制度。

顯然，我們在政治上、經濟上，都是處在帝國主義統治之下，帝國主義的統治，使我們目前的壟斷資本主義制度得以延續。在任何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財富只是集中在一小撮特權人物的手中，他們的唯一動機，就是榨取最大的利潤，而其最終目的，就是要獨占國家的財富。於是，一小撮的有錢老(人旁)，掌握了生產手段。在資本主義社會里，整個經濟制度的基礎，不是有計劃的——生產的進行是根據人們的有效需求，或者根據生產出來的商品所可能有的市場。生產的唯一準則，便是保證在最短的時間內，花最少的工資，使所消耗的資本得到最大的利潤。為了保證自身有着一個廉價勞工的來源，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是需要現成的失業大軍的。

因此，除非等到現存的社會秩序在政治上、經濟上有着重大的改變，否則，裁員問題將依然是勞資糾紛中的首要問題。

許多工會，曾經激烈地向裁員問題作鬥爭，但，都告徒然。因為，在反對裁員的鬥爭中，僱主可以勉強地屈服於工人的有組織的力量之下。可是，這只是暫時的。只要資本主義制度還是占

着統治地位，裁員問題還是會出現在那些曾經成功地反對裁員的企業里。因此，我們工會得接受這樣的一項痛心的現實，單單向僱主作鬥爭並不能解決裁員問題。我們的鬥爭必須是政治鬥爭，這樣，才能重大地改變目前的社會制度。

但是，如果僱主利用裁員問題作為口實，破壞他們企業中工會的組織，或者作一種手段，對付活動的工會會員，那末，我們必須全力以赴和僱主作鬥爭。只有在裁員問題成為勢所難免的時候，我們才能在目前的社會制度範圍內，為被裁的工友尋求最大的保障和利益。

一般上，裁員問題是這樣引起的：機械代替了人工的地位；生產過剩，這意味着，貨物只能在低廉的價格下在市場拋售，而資本家為了保持一定的利潤水平，裁減工人；市場上的互相傾銷造成了貿易的競爭，因此，在生產同類商品的企業里，便發生連鎖性的裁員現象；生產出來的商品沒有銷路，從而造成生產的停頓，工人被解僱。此外，還有其他許多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結構的經濟因素也造成了裁員問題。

由於我們不能在目前的

社會制度下有效地反對裁員，因此，當面對裁員問題時，我們工會必須現實地使裁員問題對工友的打擊和影響成為最小。我們應該先搞清楚這個企業里冗員現象達到何種程度，裁員是否是唯一解決辦法，是否是絕對必要的。如果冗員現象在很大程度上確實存在着，並且裁員成為絕對必要的，那末，我們必須使受裁員影響的工人為數最少。然後，我們必須確立可行的裁員方法和程序——在這里，可以採用「后進先出」的原則。如果這同企業此后需要人手，那末，被裁的工友應該根據「后進先出」的原則，首先被復職。最後，是最困難，同時也是最棘手問題：保證得到最大的津貼和被裁工友過去服務的最大補償。因為，在今天的社會制度下，他們有工可作的日子，很容易失去的，而會面臨長年累月的失業。

總括來說，我們得承認，裁員是我們目前社會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一項缺點罪惡。我們最大的神聖任務，就是為今天的社會尋求一項政治上的解決方案，因為，在今天的社會里，工人是沒有公平合理的機會的。我們依然處在一個「人吃人」的社會里！

補正

本訊第六期第五版的「棉織品園打問題爭吵激烈」一文，第二段第八行「以星加坡來說，共有棉織品業工廠16家」之後，遺漏「深受影響，這16家」，特此補正。